

• 胡君復 編

近代八大家文鈔

第二冊 嚴復文鈔 林紓文鈔

吳山書社

目 録

嚴復文鈔

卷一

.....

(六六〇—七六〇)

卷二

.....

(七六一—八四六)

林紓文鈔

卷一

.....

(八四八—九六四)

卷二

.....

(九六五—一〇八四)

嚴復文鈔

嚴幾道文鈔卷一

嚴幾道文鈔卷一自次

有如三保

保種餘義

保教餘義

上皇帝萬言書

原強

救亡決論

關韓

嚴幾道文鈔卷一

有如三保

今者執中國之涂人而強聒之曰。世法之變。將有滅種之禍。不僅亡國而已。則強者必怒於形。弱者必怒於色。而黠者且目笑而存之。其心以爲自中國驅夷無術。漢奸孔多。利在變法。取已成之制度而紛更之。因勢乘便以規富貴。故爲此不可知。未曾有之危詞。助彼族相恫喝。不然。中國以四十四萬九千方米廬之地。開國自黃帝至今。四千三百八十六年。孳乳浸多。而有三百四十一兆一十八萬之民衆。縱世運有盛衰。而天運循環。互爲雌雄。亡國且不必然。何所謂滅種者。此其說甚偉。使其果然。則吾輩與彼均可式食式飲而聽天下事之自至。夫人情樂逸休而苦勞動。利守舊而憚謀新。吾與若情一而已。且以一二人倡爲危論。以擾天下優游暇豫之心者。天下之所惡也。且其甚爲怪民。爲妖言。彼且不恨外仇。而恨倡爲是言以形其醜辱。以眇眇之身。集高壙而爲羣矢的。智者所不爲。往者江浙之

間有五通神。淫祀也。天大雨淫潦。一狂生取其象橫水中。爲砭以過。俄而鄉民至。大驚畏。跪起其象。拂拭之。復其位而去。其夕見夢曰。吾爲砭潦中。時日不利耳。爾何物。乃衆辱我。罪死無赦。遂病熱死。今之未解政本者。大抵五通神。東西洋諸國。爲狂生。而持危言。竦論痛哭流涕以道之者。則鄉愚也。其見怪夢而責死。又胡疑乎。雖然。使其身蒙禍而國勢尊。民智進。雖滅死何足恨。獨恨危身亡軀。於時事無絲毫補耳。夫人生於一羣之中。猶大質之一點。其爲力本微。昌言駕說。犯天下之所不喜。被譏彈。蒙謗議。甚且危身亡軀。是亦可以已矣。而猶強聒不舍者。蓋其心以爲民之於國。猶子之事父母也。孔子不云乎。見志不從。又敬不違。勞而不怨。此其被譏彈。蒙謗議。甚且危身亡軀而不見可悔者。守孔子之道而不敢畔云爾。今夫滅種之禍。不覩事物之真者。咸不知其所謂。吾且不必本動植之事。取羣學之例而言之。但取衆人之所覩聽者而言之。已可見矣。今天下官民所交困者。非錢荒穀貴二事乎。吾輩試思錢之所以荒。穀之所以貴。與夫錢荒穀貴之流極。則於

時事之艱。種之難存。思過半矣。驅夷閉關之說。既不可行。則中外之通。日甚一日。雖甚愚亦知之。既通矣。則中外食貨。猶水互注。必趨於平。又無疑也。數十年來。泰西日本。皆廢銀而用金。故其銀爲無用而價跌。彼跌之。則我不能獨騰。而吾銀亦日賤。於是前之受銀者。降至七八折不止。而官始困矣。至於穀貴。則其禍尤烈。二十年前。編戶之家。月得三千。有以資入口。至於今。則養兩人殆不足。夫如是。則前之三餐者。今則兩餐矣。前之兩餐者。今則一餐矣。甚且如顏魯公舉家食粥者。有之。饑餓不能出門戶者。有之。吾嘗聞化學家之說。物之焚也。皆以其質與養氣合。故世間物有快焚。有慢焚。快焚者。火烈具舉。頃刻灰盡是也。慢焚者。如草木之稿腐。如銅鐵之繡澀是也。二者遲速雖不同。而皆歸於灰盡。由是推之。則世間亦有快餓死。慢餓死。快餓死者。羅雀掘鼠。糧食罄盡。轉爲溝瘠是也。慢餓死者。飲食不蠲。頗頷不飽。陰消潛削。乃成羸民。疾疫一興。如風掃箒。男女老少。爭歸北邙。是也。諸君試閉目靜念。今日穀貴如此。一府一縣。罹此禍者。凡有幾家。其老邁者何

以終天年。其幼少者何以遂其長養。而且倉廩不實。風化日衰。爭奪既興。世且大亂。今者外國交通。尙不外沿海各省而已。而糴賤賣貴。已足使吾民之病如此。設他日徧地通商。而吾闇然猶不知所以爲待之術。則其禍當如何。則知吾滅種之說。非恫喝之詞。而爲信而有徵者矣。悲夫。於聞吾說者。乃謂此海禁所以萬不可開。和約必不可立。吾惟抵死守吾驅夷之策而已。庶有豸乎。此其所云。果能必濟。則雖非至策。固亦大妙。而無如觀五十年內之國事閱歷。使其人畧有識解。應當知此法之必不可行。嘗試爲之。滅亡更速。且即使可行。亦非至策。蓋卽竭力而濟。亦不過將此局面。推之後來。且發遲而其禍更烈。天下之至不仁。莫若苟且自救。禍遺後人。地學家謂奧州以曩遠不通之故。其中動植諸物。皆比歐亞爲後一期。如甘藷盧鴨嘴獺之類。前雖有以自存。今日與舊洲忽通。前種皆站不住。可知外物之來。深閉固拒。必非良法。要當強立不反出與力爭。庶幾磨礪玉成。有以自立。至於自立。則彼之來皆爲吾利。吾何畏哉。又有一種自命智計之士。以謂周利則

年不殺。故明知國勢既危。而其心之謀利益至。而能事又不足以取外以附內。而徒侵奪於同種並國之中。以智侵愚。以強暴弱。民爲質點。愛力全無。所謂國先自侮而後人侮。自伐而後人伐。如此者。皆滅種功臣。而他日亂世多財。自存無術。其亡更速。則置之不足道也。今有更可怪者。是一種自鳴爲孔教之人。其持孔教也。大抵與耶穌謨罕爭衡。以逞一時之意氣門戶而已。不知保教之道。言後行先。則教存。言是行非。則教除。諸公之所以尊孔教而目餘教爲邪者。非以其理道勝而有當於人心多耶。然天下無論何教。既明天人相與之際矣。皆必以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貪他財爲首事。而吾黨試自省此五者。果無犯否。而後更課其精。如是乃爲眞保教。不然。則孔教自存。滅之者正公等耳。雖日打鑼伐鼓無益也。且孔子當日。其拳拳宗國之愛爲何如。設其時秦楚吳越。有分東魯之說。吾意孔子當日另有事在。必不率其門弟子如由求予賜諸人。向三家求差謀保。而洙泗間絃歌自若。一若漠不相關也者。又不至推六經諸緯。委爲天心國運可知。且記稱

毋意毋必毋固毋我。則必不因四國爲夷狄。而絕不攷其行事。而謀所以應付之方。然則以孔子之道例今人。乃無一事是皈依孔子。以是而云保教。恐孔子有知。必不以公等爲功臣也。且外人嘗謂以中土士大夫今日之居心行事而言。則三千年教澤結果。不過如是。自然其教有流弊根苗。所以衍成今日之世道。是累孔教。廢孔教。正是我輩。只須我輩砥節礪行。孔教固不必保而自保矣。本館數日前。接到泰西友人訪事一信。今略陳之。則我輩凡爲中國男子者。皆當媿死。信云。前有法蘭西人。名邁特者。爲福建船廠雇爲教習有年。娶一粵女爲婦。伉儷甚篤。生二女一男。長者今過笄矣。邁歸挈之回法。今學皆通達。去歲自德占膠州。俄租旅順之後。歐洲國論紛紜。皆云瓜分之局已具。是二女者日夜流涕。至忘寢食。每日朝起。有聞賣報紙過者。必訊其有中國事否。有則必購閱之。閱已復哭。見其弟則勗其努力爲學。後日歸華。爲黃種出死力也。此固友人親見之者。非謬悠之說也。其書後尙云。華人素斥西洋爲夷狄。而不知此中人民。君民相與之誠。伉儷之篤。

父子之愛。朋友之信。過吾中國之常人千萬也。則其說狂而悖矣。嗟乎。諸公何必學孔子。但能以邁二女子之心爲心。則不佞高枕無憂。有以知中國之不亡矣。因與客論保種保國保教而觀縷如此。

保種餘義

支那古語云。天道好生。吾不解造物者之必以造萬物爲嗜好也。其故何耶。此姑不論。但論其既好生物。則必有生而無死。而後可謂之好生。若云有生無死。則地不能容。故不容不死。不知同此一器。容積既滿。則不能再加。必減其數而後可。此我等之智則然。此所以爲局於形器之人也。若造物則不當如是。使造物而亦如是。則其智能與吾等耳。吾何爲而奉之哉。然今若反之曰。上天好殺。正惟好殺。故不能不生。蓋生正所以備殺之材料。故言好生。則不當有死。言好殺。則不能不生。固同一臆測也。顧其說不強於好生之說耶。吾作此說。非一人之私言也。達爾文氏曰。生物之初。官器至簡。然既託物以爲養。則不能不爭。既爭。則優者勝而劣者

繼則爲之奴虜。終則歸於泯滅。二百年間之事。圖書明備。見聞相接。此豈鑿空之談哉。今數雄已滅。所存大東之數國而已。夫黃種之後亡於紅種黑種。糲色種者。豈智力之足抗白人哉。徒以地大人多。滅之不易。故得須臾無死耳。合亞洲黃人號八百兆。而支那居其半。支那人亦竊恃此以無恐。然吾竊慮支那之民雖衆。未可恃也。夫支那有此生齒者。非恃其天時地利之美。休養生息之宜。以有此也。其故實由於文化未開。則民之嗜欲必重。而慮患必輕。嗜欲重故亟亟於婚嫁。慮患輕故不知預籌其室家之費而備之。往往一人之身。餬口無術。娶妻生子。視爲固然。支那婦人。又凡人仰給於人。除依市門外。別無生財之術。設使娶妻一人。生子四五人。而均須仰給於不足自給之一男子。則所生之子女。飲食粗敝。居住穢惡。教養失宜。生長於疾病愁苦之中。其身必弱。其智必昏。他日長成。必有嗜欲而無遠慮。又莫不亟亟於嫁娶。於是謬種流傳。代復一代。雖半途夭折之數極多。然所死之數。必少於所生之數。而國家又從無移民之法。積數百年。地不足養。循至大

亂。積骸如莽。流血成渠。時暫者十餘年。久者幾百年。直殺至人數大減。其亂漸定。乃并百人之產以養一人。衣食既足。自然不爲盜賊。而天下粗安。生於民滿之日。而遭亂者。號爲暴君汚吏。生於民少之日。獲安者。號爲聖君賢相。二十四史之興亡治亂。以此券矣。不然。有治而無亂。何所謂一治一亂哉。夫此羣中。均身體弱智識昏之人。則其人愈多。爲累愈甚。於是雖有善者。必爲不善者所累。而自保其身。積數十人或數百人。以累一人。是不啻以勤儉自立之人。受役於游惰無業之人也。而有志者先死。因而劣者反傳。而優者反滅。然若優者盡死。則劣者亦必不能自存。滅種是矣。此與達氏之言相反。非相反也。蓋前之說。論全球之進化。而此之說。乃一支那之退化也。退之不已。可以自滅。況加以白人之逼迫哉。歐人近創擇種留良之說。其入手之次。在於制限婚姻。其說也。白人尙欲自行之。況於支那乎。天下之事。莫大於進種。又莫難於進種。進與退固無中立之地哉。

保教餘義